

第六卷

花神三妙傳

至正辛酉三月暮春，花發名園，一段異香來繡戶；鳥啼綠樹，數聲嬌韻入畫堂。正是修日良辰，風光雅麗；浴沂佳候，人物繁華。時兵寇蕩我郊原，鄉人薦居城邑。紛紛霧雜，皆貴顯之王孫；濟濟雲從，悉英豪之國士。

江南俊傑白姓諱景雲，字天啟，別號潢源者，崇文學士裔孫，荊州別駕公子也。雅抱與春風並暢，丰姿及秋水同清。正弱冠之年，列鸞宮之選，抱騎龍之偉志，負倚馬之雄才。乘此明媚朔朝，獨步烏山絕頂，吟詩一首曰：

玉樹迎風舞，枝枝射漢宮；
餘襟猶染翠，飛袖想綾紅。
海闊龍吟水，山高鳳下空；
瑤天羅綺閣，獨上聘閭風。

於是登書云之台，入凌虛之閣。適有三姬在廟賽禱明神，絕色佳人，世間罕有。溫朱顏以頂禮，露皓齒而陳詞。一姬衣素練者，年約十九餘齡，色賽三千宮貌，身披素服，首戴碧花，蓋西子之淡妝，正文君之新寡；愁眉嬌蹙，淡映春雲，雅態幽閒，光凝秋水，乃斂躬以下拜，願超化夫亡人。一姬衣綠者，容足傾城，年登十七，華髻飾玲瓏珠玉，綠袍雜雅麗鶯花，露綻錦之絳裙，恍新妝之飛燕；輕移蓮步深深拜，微啟朱唇款款言；蓋為親宦游，願長途多慶，一姬衣紫者，年可登乎十五，容尤麗於二妹，一點唇朱，即櫻桃之久熟；雙描眉秀，疑御柳之新鉤；金蓮步步流金，玉指纖纖露玉；再拜且笑，無祝無言，白生門外視久，而不能定情，突入參神，祈諧所願，三姬見其進之遽也，各以扇掩面而笑焉。生遂致恭，姬亦答禮。

姬各退，生尾隨。乃知衣素練者，趙富賈第四女名錦娘。世居烏山，嚴父先逝，錦適於鄭，半載夫亡，附母寡居，茲將二紀也。衣綠綃者，李少府長女，名瓊姐。父任辰州，念母年老，留瓊於家奉事祖母也。衣紫羅者，中督府參軍次女，名奇姐。父卒於宦，母已榮封，家資甚殷，下唯幼弟。時瓊、奇居遠城外，因避寇借居趙家，與錦娘為姨表之親，故朝夕相與盤桓者也。三姬見生之豐采，有顧盼情。白生見姬之芳顏，有留戀意。既知所在，遂策於心，因就趙之左屋附居，乃得與三姬為鄰。

趙女微知生委曲之情，而春心已動。白生既得附趙女之室，而逸興遄飛，因吟長短句一首云：

十分春色蝶浮沉，錦花含笑值千金；
瓊枝戛玉揚奇音，雅調大堤恣狂吟。
豔麗芙蓉動君心。動君心，何時賞；
願作比翼附連枝，有朝飛繞巫山峰。

於時投刺比鄰，結拜趙母，遂締錦娘為妹，而錦亦以兄禮待生。然趙母莊嚴，生亦莫投其隙。

一日，母和寒疾，生以子道問安，逕步至中堂。錦娘正獨坐，即欲趨避。生急進前，曰：「妹氏知我心乎？多方為爾故也。予獨無居而求鄰貴府乎？予獨無母而結拜尊堂乎？此情倘或見諒，糜骨亦所不辭。」錦娘曰：「寸草亦自知春，妾豈不解人意？但幽嫠寡妹，何堪薦侍英豪；慈母嚴明，安敢少違禮法。」生曰：「崔夫人亦嚴謹之母也，卓文君亦幽嫠之妻也。」生言猶未終，忽聞戶外有履聲，錦娘趨入中閨，生亦入母寢室問病。母托以求醫，生奉命而出。復至敘話舊處，久立不見芳容，生懊恨而去。

詰朝，生迎醫至，三姬咸在。見生，轉入眾後，不見玉人容矣。生大悵快，歸作五言古詩一首云：

巫山多神女，歌舞瑤台邊；
雲雨不可作，空餘楊柳煙。
芙蓉迷北岸，相望更淒然；
何當一攀折，醉倒百花前。

翌日，生奉藥至，遇錦娘於東階，不覺神魂飄蕩，口不能言。錦駭曰：「兄有恙乎？」生搖頭。又曰：「兄勞頓乎？」復搖首。錦曰：「何往日春風滿面，今日慘黛盈顏耶？」生良久曰：「吾為妹，病之深矣，神思任飛越矣。若妹無拯援之心，將索我於地下矣。」錦笑曰：「兄有相如之情，妾豈無文君之意？但春英、秋英日侍寢所，莫得其便；瓊姐、奇姐、繡房聯壁，舉動悉知。我為兄圖之：兄但勤事吾母，若往來頻速，或有間可投。」生前拽其袖，錦斂步而退，擲帕於地。生拾而藏之，進藥母前。母呼錦至，謂曰：「如此重勞大哥，汝當深深拜謝。」女微哂而拜，生含笑而答。復索炭烹藥，女亦奉火以從。白生以目送情，錦娘亦以秋波頻盼。兩情飄蕩，似翠柳之醉薰風；一意潛孚，恍曉花之凝滴露。蓋形雖未接，而神已交矣。藥既熟，女嘗，進母。生在背後戲褰其裳，女轉身怒目嗔視。生即解意。告歸。女因送出，責曰：「兄舉動不斂，幾敗乃事。倘慈闈見之，何顏復入乎？昨日之帕，兄當見還，倘若轉泄於人，俾妾名節掃地。」生曰：「吾深悔之，更不復然。」遂各辭歸，兩地悵快。

自此，女會繡幃，齧指沉吟，神煩意亂，寢食不安。日間勉強與二妹笑言，夜來神魂唯白生眷戀。生亦無心經史，坐臥注意錦娘，口念有百千遍，腸數已八九回，每欲索筆題詩，不得句矣。因屢候母興居，往來頗見親密；雖數次與錦相遇，終莫能再敘寒溫。

一日，生至中堂，四顧皆無人跡，遂直抵錦娘寢室。適彼方悶坐停繡。生遇錦娘，一喜一懼；錦見白生，且駭且愕。生興發，不復交言，遂前進摟抱求合。正半推半就之際，聞春英堂上喚聲，女急趨母室，生脫身逃歸。此時錦不自覺，瓊姐已陰知之矣，題詩示奇姐曰：

蛺蝶採黃英，花心未許開；大風吹蝶去，花落下瑤台。

奇姐帶笑亦和以詩曰：

蝶為尋芳至，花猶未向開；春英妒玉蝶，摧倒百花台。

因曰：「此生膽大如斗」。瓊曰：「此必先與四姊有約，吾姊妹當作磨兜堅（即謹言也）可也。」



白生錦娘佳會

翌夕，生入候母，錦見，尚有赧容。生坐片時，因母睡熟，生即告錦，錦送至堂，天色將昏，杳無人跡。錦與生同入寢所，倉卒之間，不及解衣，摟抱登牀，相與歡會。斯時也，無相禁忌，恣生所為。秋波不能凝，朱唇不能啟，昔猶含羞色，今則逞嬌容矣。正是：春風入神髓，嫋娜嬌嬈夜露滴。芳顏融融，慙慙罷戰，整容而起。錦娘不覺長吁，謂生曰：「妾之名節，盡為兄喪。不為柏舟之烈，甘赴桑間之期，良可期也，君其憐之。但此身已屬之君，願生死不忘此誓。兄一戒漏泄，戒棄捐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得此良晤，如獲珠琳，持之終身，永為至寶。」意欲求終夜之會，錦以侍女頻來為辭，且曰：「再為兄圖之，必諧通契約也。」因送生出，則明月在天矣。闔扉而入，靜想片時，方憶瓊姐、奇姐聞知，惶愧措躬無地。自是結納二妹，必欲同心。

瓊姐長於詩章，錦娘精於刺繡，昔時針法稍秘，至是女工盡傳。奇姐茂年，天成聰敏，學錦刺繡，學瓊詩章，無不得其精妙，遂為勿逆之交。錦之侍女春英，瓊之侍女新珠，奇之侍女蘭香，向皆往來香閨，各皆以計脫去。此錦娘之奇策，實為生之深謀。

此自母病既痊，生亦盛儀稱慶，仍厚賂童僕及諸比鄰，事不外揚。皆無疑忌，因得鎮日來往，終夜與錦盡歡。

然瓊、奇二姬屬垣竊聽，雖其未湛春色，豈無盎然春情？中夜瓊姐長吁，錦知其情已動，暇間論及，錦挑之曰：「外間頗議白哥驕肆，自視之，亦然。」瓊姐曰：「豪門公子，年值青春，且風流人豪，文章魁首將來非登金馬院，則步鳳凰池，無惑其驕人也。」錦知其有愛重之及復曰：「白哥夜來有夢，與妹相會烏山。」瓊哂曰：「我本女流，渠是子，內言不出，況可同游？是何言也，不亦異乎！」錦撫掌而笑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

是夕，錦與生密謀，作古詩一首曰：

綺閣見仙子，心心不忍忘。

東牆聽鶯語，一句一斷腸。

有意蟠芳草，多情傍綠楊。

何當垂清盼，解我重悲傷。

是以詩置瓊繡冊。瓊見，哂謂奇姐曰：「錦姐弄瓊妹乎！書生放筆花也。我若不即裁答，笑我裙釵無能。」乃次韻曰：

遊春在昔日，春去情已忘。

解笑花無語，看花枉斷腸。

自飛風外燕，自舞隔江楊。

芳節平勁草，誰憐游子傷。

瓊本與錦聯房，中間只隔障板，亦有門相達，但雖設常關耳。詩成，而生適來，因自板間傳遞。生見其詞，歎曰：「此瑯瑯妙句也，世間有此女乎！」乃援筆立答曰：

花貌已含笑，愛花情不忘；

黃金嫩顏色，一見斷人腸。

願結同心帶，相將舞綠楊；

相如奏神曲，千載共悲傷。

生亦於板間傳遞。瓊見之，哂曰：「白哥好逼人，吾今不復答矣。」

自是，生入試屆期，不暇復入錦堂。即日試畢，潛訪故人。錦既盡歡，生亦盡樂。中夜，謂錦曰：「細觀瓊姬，甚有美意。吾既得隴，又復望蜀，何如？」錦曰：「君獲魚兔，頓忘筌蹄矣。」生誓曰：「異日果有此心，七孔皆流鮮血。」錦曰：「聞君誓詞，痛焉如割。為君設策，事端可諧。」

是夜，乘三更睡酣，潛開門，入瓊臥房，掀開帳衾。二姬睡熟，生按瓊玉肌潤澤，香霧襲人，皓白映光，照牀如畫。瓊側體向內而臥，生輕身斜倚相偎，唯恐睡醒，不敢輕犯。片晌，錦持被去，瓊陰知覺矣。錦笑謂生曰：「欲圖大事，膽無半分，然吾妹必醒，吾當往試。」錦至，而瓊已起，乃復巧說以情，瓊正色曰：「既不能以禮自處，又不能以禮處人！吾若隱忍不言，豈是守貞之女？若欲明之於母，又失姊妹之情。況吾等逃難，所以全軀，豈宜以亂易亂？」遂明蠟炬，乃呼奇姐，則奇已驚汗浹背，蒙被而眠矣。聞呼，猶自戰驚，見火，瞿然狂起。瓊笑曰：「汝不被盜尚然，何況我親見賊乎。」二人共坐，附耳細談，載笑載言，千嬌百媚。生在門隙竊視，真傾國傾城之容也。自此神思飄揚，無非屬意瓊姐。於時錦娘頗有逸興，因與白生就枕。生即慕瓊之雅趣，盡皆發洩於錦娘，搖曳歡謔多時。二女潛來窺視，少者猶或自禁，長者不能定情。

嗣是生慕瓊之意無窮，瓊念生之心不置。然瓊深自強制，不肯吐露真情，但每日常減餐，終宵多飲水，奇知其情，密以告錦。數日，身果不快，錦娘撫牀謂曰：「汝之病根，吾所素稔。姊妹深愛，何必引嫌？況吾翁即若翁，白丈非汝丈也？」瓊曰：「姊誤矣，豈謂是與！」

居一二日，生來錦室。告以瓊病，生遂問安。奇姐避入帳後。錦拽生裾登牀，笑謂生曰：「好好醫吾妹。」錦呼瓊曰：「好好聽良醫。」錦因辭去。生留少坐。生問瓊病，笑而不答。奇帳後呼曰：「好與大哥細言，莫使夜來發熱。」瓊笑曰：「有時亦熱到汝。」生以玉簪授瓊姐，瓊以金簪復白生。生執手固請其期，瓊以指書「四月十日」。

至期，生至，又復不納。錦苦勸之，瓊厲聲曰：「汝等裝成圈套，絡我於中，吾不能從，有死而已。」生聞言興闌，錦亦含羞，而門遂閉。豈知其色厲而內和，言堅而情動，中夜窺顛鸞倒鳳之狀，遂爾發舞蝶游蜂之思，三次起欲扣門，害羞又復就枕，比生睡熟，扣扉不得開矣。頓增悵快，神思昏沉。奇姐笑曰：「姐食楊梅，又怕齒酸，不食楊梅，又須口渴。今番錦姐不管，白哥不來，牢抱衾枕，長害相思也。」

翌日，生偶以事見趙母，回至中堂，無人，因入錦娘寢所。瓊自門隙度詩與生曰：玉華露液濃，侵我絞綃襪；神思已飄搖，中宵看明月。

生見詩亦答曰：

幾回拽花枝，露濕沾羅襪；今夜上天階，端擬拜新月。

錦娘曰：「瓊姐已無掛念，兄又不鑒覆車，徒使月老愁。此詩莫持去也。」奇姐窺視，笑曰：「今宵斷諧月老約矣，請白姐起此。」

一議。」錦以詩度與瓊曰：「今夜若不諧，向後更不來。」瓊見詩，含笑目奇。奇與錦附耳久之。

是夕，生未晚膳，錦分發春英買備。給趙母曰：「夏景初至，明月在天，姊妹三人意圖賞玩。」母喜而不疑，因益其肴饌，且戒婢僕曰：「汝輩無得混亂，與他姊妹盡歡。」因此固蔽重門，與生恣其歡謔，誠人間之極趣，百歲之奇逢也。

是夕，瓊姐盛妝，枕衾更以錦繡，爛熳似牡丹之向日，芬芳如芍藥之迎風。飲畢，奇姐密啟重門，直趨趙母寢室，給以「不勝酒力，姊妹苦勸而逃」。趙母甚歡，因與共寢。瓊忽失奇所在，錦亦不勝驚惶。既知其詳，瓊方就枕，固執不解衣帶。生亦苦無奈何。錦隔房呼曰：「何不奮龍虎之雄，斷鴛鴦之帶乎？」生猶豫不忍。瓊苦告曰：「慕兄上識，非為風情，談話片時，足諧所願。若必採春花，頓忘秋實，兄亦何愛於妹，妹亦何取於兄乎！願兄以席上之珍自重，妹亦以石中之璞自珍，則兄為士中之英，妹亦為女流之杰。不爾，當自經以相謝耳。」生不得已，合抱同眠。玉體相偎，金枝不掛。中夜，生得請曰：「予為子斷肝腸矣。」瓊曰：「吾豈無人意，甘斷兄肝腸？但兩玉相偎，如魚得水，持此終身，予亦甚甘。何必弄玩形骸，惹人談笑？兄但以詩教妹，妹亦以詩答兄，斯文之交，勝如骨肉。」生曰：「自見芳卿，不勝動念，得伸幽會，才慰夙心。若更以枕席為辭，必以鬼幽相拒。」瓊曰：「妹亦知兄心，兄但體妹意。兄必索幽會，須待瓊再生。」生知其意不可回，乃口占五言古詩曰：

我抱月前興，誰憐月下悲；
空中雲輕過，遙望豈相宜。
千里神駒逸，誰能掛絡羈；
忍懷橫玉樹，無力動金枝。
高唱大堤曲，神妃不肯吹；
密雲迷歸路，際遇待何時。
相失齊飛雁，茫茫空爾思。
瓊亦口占答曰：

君識吾愛汝，那堪為汝悲；
春花莫摧折，掩映亦相宜。
神駿馳黃道，何須下羈絡；
飄飄月中樹，誰能剪一枝。
蘭橋歌舞路，且待曉風吹；
雲度橫碧海，春來也有時。
願至桃花候，油然為汝思。

生笑曰：「桃花，何時也？」瓊曰：「合巹之際耳。」生既意夕不寐，女亦終夜不眠。詩韻敲成，東方既白矣。

錦娘至，曰：「新人好眠，不知時候耶？」生曰：「枉爾為月老，使我怨蒼天。」錦笑曰：「月老解為媒，能教汝作事耶？」瓊姐和衣而起，生亦長歎下牀。瓊對錦曰：「與白哥說一場清話，正快我敬仰之私。」錦曰：「何以謝媒？」瓊曰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又問生曰：「何以謝我？」生曰：「相見不相親，不如不相見；相親不知心，不如不相親。」及梳洗畢，固辭歸。瓊曰：「不必出去，妹有一樽敘情。繡房無人往來，哥哥不必深慮。」生曰：「早教我歸去也，勿磨我成枯魚。」錦娘曰：「吾妹真好力量，一宵人畏如此。」生曰：「不磨之磨，乃真磨也；無畏之畏，誠至畏也。」錦笑曰：「我備細聞知，兄真無大勇，坐好事多磨，而又何畏乎？」生曰：「掌上之珠，庭際之玉，玩弄令人自憐，何忍遽加摧挫。」時瓊方對鏡，錦為之畫眉，且謂曰：「我聞哥言，尚思軟心，汝之所為，太無人意。」瓊曰：「知過，知過。」

少頃，奇姐入來，盛妝靚服，雲欲回家。拜錦娘曰：「暫別，暫別。」拜瓊姐曰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問曰：「哥哥去矣？」瓊曰：「尚留在此。」時生出見，奇亦拜辭。生曰：「適有一事，欲來相投，終夜無眠，肝腸盡斷。」奇笑不答，密謂瓊曰：「姐夫何出此言？」瓊以實告。奇笑曰：「姊姊如此固執，莫怪姐夫斷腸。」生在錦房，聞言突至，曰：「願妹垂憐，救我殘喘。」奇姐遜避無路，被生摟抱片時，求其訂盟，終不應。錦娘至曰：「吾妹年幼，未解雲雨，正欲告歸，兄勿驚動。」生方釋手。瓊撫其背曰：「阿姐且勿回家，我有一杯清釵。」奇嬌羞滿面，不能應聲。瓊戲之曰：「不食楊梅，今番齒軟矣。」因共出細談曰：「吾與賢妹，生死之交，向時同遇郎君，今豈獨享其樂耶？細觀此人，溫潤如玉，真國家之美器，天下之奇珍也。欲待不從，吾神已為所奪；若欲苟就，又恐羞臉難藏。妹若先歸，而吾亦去。妹歸雖堅白無瑕，吾去即枯槁憔悴。妹若有心，同此作伴。若必堅為貞女，豈忍吾染風流？」奇笑曰：「與姊同生同死，吾之盟也。與兄同歡同樂，非吾願也。但白哥風流才子，我愛之何啻千金。但非垂髮青年，安敢兼葭倚玉？姊當憐我，我且不歸，奉陪數時，少罄衷曲。」時瓊、奇方掩扉而入，春英卒然扣門曰：「老安人來送姐姐。」錦應曰：「我留此錢行。」生舔舌（音忝炎，吐舌貌。）曰：「幾誤事矣！」

於是錦入見趙母，給以為奇送行。母曰：「幼女如嫩花，不可多勸酒。」於是入百花園內，相對盡飲。錦出令以勸瓊，奇勒瓊以盡飲。錦自稱「主婚大姊」，奇自號「年少冰人」。啐酒交歡，摘花相贈。瓊姐不勝酒力，頓覺神思沉酣。正是：竹葉綴三行，桃花浮兩臉；愈加嬌嫩，酷似楊妃矣。

白生瓊姐佳會

時日方轉申，扶瓊就寢。生、錦為解羅帶，奇姐為布枕衾。瓊半醉半醒，妖香無那，謂生曰：「妾既醉酒，又得迷花，弱草輕盈，何堪倚玉？」生曰：「窈窕佳人，入吾肺腑，若更固拒，便喪微軀。」生堅意求歡。女兩手推送，曰：「妾似嫩花，未經風雨，若兄憐惜，萬望護持。」生笑曰：「非為相憐，不到今日。」生護以白帕，瓊側面無言。採掇之餘，猩紅點點；檢視之際，無限嬌羞。正是：一朵花英，未遇游蜂採取；十分春色，卻來舞蝶侵尋。

生於雲雨之時，未敢恣其逸興。只見：容如秋月，臉斜似半面娥；神帶桃花，眉蹙似病心西子。錦含漾秋水，嬌態襲人；玉露點白蓮，和風入骨。生欲採而女求罷採，女欲休而生未肯休。神思飛揚，如風之搏柳；形骸留戀，如漆之附膠。誠天下奇逢，世間佳遇。斯時錦、奇竊視，莫不毛骨悚然。生既戰休，瓊謂之曰：「妾生人世，落落此身，將圖結王謝之姻，不意見崔張之事，但微軀已

托之兄，願終始如環不絕。」因以少時所佩玉環授生，永以為好。生曰：「此奇遇也，吾當作賦以紀之。」瓊曰：「與兄聯句何如？」生曰：「甚妙。」時天將暮矣，於是明豹膏之燭，索文房之寶，揭得「林」字韻。生為之首倡，曰：

爰朱明之佳候兮，花嬌笑於上林（白景雲）。風乍和而乍暖兮，黃鶯巧調夫奇音（李瓊姐）。茲良辰之可愛兮，展予布於花陰（白）。怨中閨之寂寥兮，憎飛蝶之侵尋（李）。予登瑤台以盼望兮，撫求凰之素琴（白）。修予容於鸞鏡兮，飾環佩於綠襟（李）。上憑虛之綺閣兮，見絕色之奇琛（白）。與英豪而乍遇兮，擬天上之球琳（李）。緣秋波之轉盼兮，飄蕩子之芳心（白）。彼飄飄之元白兮，托孤鳳以悲吟（李）。憑欄百種情思兮，橫憂懷之感慨（白）。守深閨以因念兮，亦凌風而顧影（李）。比天上之嫦娥兮，虞空思夫畫餅（白）。亮中外之靡同兮，徒鬱憂而自省（李）。謝月老之勤渠兮，登予身於巫山之嶺（白）。朱履之遇金釵兮，慚花容之載整（李）。感芳卿之憐予兮，傍日邊之紅杏（白）。君似彩蝶戀花兮，舞正陽之美景（李）。弄珠環於掌中兮，緬此生之何幸（白）。抱席上之奇珍兮，羞芳情之欲逞（李）。問予二人其何若兮，擬桃源之遇劉（白）。亦似文魚比目兮，深芳沼之清流（李）。賽連枝之琪樹兮，偃玉骨於青丘（白）。斜據胡牀吟詠兮，宛銀河之女牛（李）。並頭蓮花似汝與我兮，開菡萏於芳洲（白）。羅帶同心共結兮，不解夫千秋萬秋（李）。指九天以為誓兮，情方鍾而思悠悠（白）。願以指日為正兮，吐誓詞而含羞（李）。千金難買此良晤兮，誠人世之所好述（白）。緣自天之五百兮，今夕諧此鸞儔（李）。軟玉溫香在手兮，身外更有何求（白）？作賦致祝兮，幸無使妾歎白頭（李）。

詞賦既成，各書其一，女制二錦囊藏之。時樵鼓三更，瓊倦而就枕矣。

生共枕片時，乃曰：「吾去謝冰人，免叫她嗔恨。」遂開錦娘之戶，上鏤金之牀。時錦睡酣，被生驚覺，曰：「適自何來，遽集於此？今番月老功效何如？」生具陳初終，不敢隱寂。錦曰：「吾悉聞矣，試君心耳。」生因求歡。錦固辭謝，曰：「妾聞人亦有言，一座豈有兩主？」生笑曰：「非魏無知，臣安得進？」錦曰：「冠玉之英，亦不背本。」因與之久謔。錦附耳曰：「奇妹功亦不少，彼在東牀獨宿，兄可著意懇求，機會不可錯過。」

時奇已醒。只得詐睡。奈生興如狂，刻意求歡。奇幸著裡衣，力以死拒，然形神雖未媾合，而骸骨亦盡偎依矣。牢抱甚久，堅守不從。生固請具期，奇答曰：「後會有日。」生苦懇，無奈何奇哀告不已。錦恐聲跡外揚，乃起，勸生釋手。

生既終夜不寐，不勝困倦，乃復就枕片時，趙家已進早膳。起而梳洗，以計脫歸，不及告辭。瓊甚悵快，相送惶惶，淚傾春雨。瓊既為生切念，又復為奇縈懷，寢食不安，哀腸悶損，唯錦娘調諧左右，曾莫得其歡心者矣。

三妙寄情唱和

是日，奇姐遣侍女蘭香至，瓊姐題七言古詩一首，密封付之。詩名《飛雁曲》：

日斜身傍彩雲遊，雲去蕭然誰與伴；不見月中抱月人，淚珠點滴江流滿。並頭鴻雁復無情，不任聯飛各分散；莫往莫來繫我思，片片柔腸都想斷。

奇讀其詩，不覺長歎。母問其故，權辭答曰：「大姊病躁渴，欲求我藥方。」母曰：「明早即令蘭香送去，不可失信於人。」奇乃步韻制詩，翌日送去。詩曰：

彩雲昨夜繞瓊枝，千秋萬秋長作伴；
舉首青天即可邀，何須淚灑江流滿。
江頭打鴨鴛鴦驚，飛北飛南暫分散；
歸來不見月中人，任是無情腸亦斷。

瓊見之，不覺掩淚。錦讀之，亦發長歎曰：「二妹皆奇才，天生雙女士也。」然錦亦通文史，但不會作詩，生稱為「女中曾子固。」至是，瓊強之和。錦笑曰：「吾亦試為之，但作五言而已。」詩曰：

巫山雲氣濃，玉女長為伴；
而今遠飛揚，相望淚流滿。
襄王時來游，風伯忽吹散；
歸雁亦多情，音書猶未斷。

瓊見錦詩，曰：「四姊好手段，向來只過謙，若遇白郎來，同心共唱和矣。」錦曰：「貽笑大方耳。」

適生令小僮奉楊梅與趙母，錦問曰：「大叔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往鄉才回。」瓊將錦詩密封與生，生意其即瓊所為也。是夕，二姬度生必至。

生乘黑而至，瓊且喜且怒，罵曰：「郎非雲中人也，乃是花前蝶耳！花英未採，去去來來；花英既採，一去不來。錦囊聯句，還我燒之！」生曰：「我若負心，難逃雷劍，實因家事，無可奈何。向來新詞，卿所制乎？」瓊曰：「四姊新制。」生曰：「曾子固能作詩乎？」瓊曰：「向來只謙遜耳。」生對錦曰：「承教，承教！」錦曰：「獻笑，獻笑！」生曰：「末二句何也？」瓊曰：「為二姐耳。」因道其由，及出瓊奇二作。生曰：「三姬即三妙矣。」瓊笑曰：「四人真四美也。」生曰：「吾當奉和新詩，但適遠歸勞頓，求一瞌睡，少息片時。」錦曰：「請臥大妹之房，以便謝罪。」瓊曰：「請即四姊之榻，亦可和詩。」二人相推，久而不決。錦良久曰：「妾已久沐深波，妹猶未嘗真味。決當先讓，再無疑焉。」生乃攜瓊登牀。是夕，稍加歡謔，然亦未聘芳情也。罷戰之後，瓊謂之曰：「奇妹與吾共患難，結以同生死。今為愛兄，失此良友，兄妹之情雖得，朋友之義乖矣。」生曰：「吾見三姬，均所注意，由此達彼，良有是心，但苦情為卿，方才入手，又思及彼，非越分妄求乎！況此女未動芳心，又堅寧耐，是以不敢強。卿何以為謀耶？」瓊曰：「此女心情比吾更脫，若馴其德性，猶易為謀。但恐見機不復來此，若更再至，易以圖矣。且學刺而麗線無雙，學詩而妍詞可取，真女中英也。」因誦其《拜秋月詩》曰：

盈盈秋月在中天，今夜人人拜秋月；
高照地天今古明，看破千山萬山骨。
清輝不減度年華，光陰轉眼如超忽；
我心我心月自知，勿使青春負華髮。

生歎曰：「奇才，奇才！恨不肯相倡和耳。」須臾，生起，與錦交歡。錦久待情濃，乃恣生歡晤。錦於得趣之際，未免嚙出嬌聲，雖懼為瓊所聞，然亦不能自禁矣。

次日，兵報戒嚴，狂寇肆集，瓊、奇家眷，填滿趙家。生欲入無門，乃給於趙母曰：「母有重壁，與兒為鄰，欲寄小箱，未得其便。乞鑿一小門相通，庶篋笥便於寄頓。」母愛生如子，遂言無不從。生即得計，即制小門，自此可達瓊房，晝夜往來甚便。錦娘亦謂趙母曰：「兒居幽嫠，不宜見客。今逃寇人眾，閒往雜來，願西邊諸門，兒自關鎖。不用童僕，自主爨爇，與二妹共甘苦，俟寇定再區處。」母曰：「正是如此。」此二計可比良、平，任蘇、張莫測其秘矣。

奇姐自歸後想生甚切，吟一絕曰：

巫山舊枕處，那堪臨別時；雲卿頻入夢，何日敘佳期？

此日復至，瓊喜不勝，問奇曰：「別後思姊否？」奇曰：「深思，深思。」又曰：「思白兄否？」曰：「不思，不思。」瓊曰：「何忍心若是？」奇曰：「他與我無干。」瓊曰：「吾妹已染半藍。」奇曰：「任他涅而不緇。」大笑而罷。午後，因檢繡冊，得見前詩，指之曰：「不思白兄，乃想佳期耶？」奇笑曰：「久與姊別，思敘佳期耳。」瓊笑曰：「吾妹錯矣。男婦相會，是為佳期。本思雲卿，如何推阻？」奇曰：「但思何妨？」瓊曰：「吾為妹成之。」奇曰：「大姊不須多事。」瓊曰：「恐妹又害相思。」奇曰：「我從來不飲冷水。」瓊曰：「汝今番要食楊梅。」復大笑而罷。

是夕，趙母請奇敘別，瓊推病不行。生自重壁而至，唯見瓊姐在房，握手求歡，再三固拒。生曰：「初開重壁，適邇啟行，若欲空歸，恐非吉利。」因和衣一會，瓊赧赧羞容也。因述奇芳情，且誦其佳句，乃獻策曰：「今夜二更時候，兄當過此重門，牢抱鴛鴦，勿使飛去。」因附耳細語。生曰：「吾已諭矣。」生暫歸家。奇亦飲罷入房，謂瓊曰：「今夜我別處睡，只恐白郎復來。」瓊曰：「此時人亂如麻，白郎永不能至，若欲有心相見，除非夜半夢中。」奇不知重壁可通，只將錦房門固鎖，乃曰：「今夜任白郎至，不能過此門矣。」悉解衣，與瓊共臥，懷抱如交頸鴛鴦。

夜半，奇姐睡熟，生自重壁而入。奇半醒半睡，以為即瓊也。及蝶至花前，乃始驚覺。生曲盡蟠龍之勢，奇嗔作舞鳳之形，生亦無奈。奇曰：「哥且放手，我非固辭，但瓊姐相會勸渠，我豈獨甘草率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為誓？」奇曰：「今宵若肯就，必早赴幽冥；明日若負心，終為泉下鬼。」錦瓊呼曰：「兄真無力量，今番又復空行。」奇曰：「姊姊逼人。」因以首撞牀柱，生急抱持，穩睡至天明，含羞不起，瓊再三開諭，乃斂容下牀。時生已去，瓊問：「今宵之約何如？」奇笑面點首。

是日，三姬皆盛妝，生為開佳宴。日前，生就趙室，俱無一人居住；母親從父宦游，生亦議婚未娶，因此得恣逸游。邀姬重壁過去，設案，當天詛盟。是時誓詞，皆錦代制。錦先制姊妹三人告詞，遂命拜參，當天焚奏。其詞曰：

維辛酉四月十九日，同心人趙錦娘、李瓊姐、陳奇姐，虔上明香，上告月府之神曰：「竊以女生人世，魂托月華，是太陰之精靈，實微軀之司命也。錦等三人，締為姊妹，如負前之誓，決受月斧之誅。明月在天，俯垂照鑒。」

又制與生同盟告詞，羅列展拜，上告穹蒼。其詞曰：

維重光作噩之歲，正陽日旦之時，同心人白景雲、趙錦娘、李瓊姐、陳奇姐，皆結髮交也。荷天意之玉成，諒月老之注定。男若負女，當天而骨露形銷；女若負男，見月而魂亡魄化。煌煌月府，皎皎照臨。

白生奇姐佳會

是夕，四人共歡，三鼓罷宴，瓊、奇先歸繡房，生、錦共撤肴饌。

奇含羞縮，欲背前言，瓊曰：「盟誓在前，豈敢相負？」奇執瓊手，曰：「真個羞人！將奈之何？」瓊為撤去金花，奇又不解羅帶。瓊笑曰：「吾妹有何福德，起動十七歲小姐作媒婆耶？妹夫來矣，衣帶快解。」生亦突至，奇笑而從，因蒙被而眠。瓊視生曰：「慎勿輕狂，嫩花初吐也。」生笑而登牀，只見雲雨之際，一段甘香，人間未有，但略點化，即見猩紅，生取而驗之。奇轉身遽起，謂生曰：「十五載養成，為兄所破，何顏見吾母乎！皆姊姊誤我也。」生細細溫存，輕輕痛惜，待意稍動，乃敢求歡。奇曰：「只此是矣，何必復然？」生曰：「此是採花，未行雲雨。二姬雅態，妹所悉聞，若不盡情，即喪吾命。」奇不得已，乃復允從。但見芳心雖動，花蕊未開；驟雨初施，何堪忍耐。乍驚乍就，心欲進而不能；萬阻千推，口欲言而羞縮。愁眉重蹙，半臉斜偎。鴛枕推捱，頓覺蓬鬆雲鬢；玉肌轉軛，好生不快風情。雖其嬌態之固然，亦其花英之未滿。生亦輕試，未敢縱行，但得半開，已為至願。須臾雲散，香汗如珠，蓋其相愛之情固根於肺腑，而含羞之態自露於容顏。固問真情，再三不應，貼胸交股而臥，不覺樵鼓三更。

瓊姐舉燈來，曰：「吾妹得無倦乎？」生興大發，拽瓊登牀，盡展其未展之趣。瓊亦樂其快樂之情，真盎然滿面春，不復為嬌羞態矣。既罷，奇變曰：「姊姊得無倦乎？」瓊曰：「但不如妹之苦耳。」三人笑謔，忽爾睡酣，日晏不起。奇姐之母，陳氏夫人也，在外扣門甚急。錦忙速喚，三人乃醒。生自重壁逃去，尤幸夫人不覺。瓊因給之曰：「五更起女工，因倦，適就枕耳。」夫人諭奇姐曰：「汝與大姊雖表姊妹，患難相倚，當如同胞，須宜勤習女工，不可妄生是非，輕露頭面。昨趙姨欲汝三人同爨，不令女僕往來，此習勤儉一端，吾亦聞之自喜。」少頃，瓊姐母亦至，見此二姬猶未梳洗，責瓊曰：「雞鳴梳頭，女流定例。此時尚爾，何可見人！」瓊曰：「五更起女工，因倦，復就枕耳。」二母信之而回，瓊、奇膽幾破矣。

奇深懊恨，瓊亦赧然，相對無言，臨鏡不樂。奇曰：「自今痛改前過。」瓊曰：「我亦大覺昨非。」錦隔牆呼曰：「只恐白郎來，芳心又依舊矣。」奇曰：「四姊固功之首，亦罪之魁。」錦笑曰：「吾罪誠深，須宜出首。」奇曰：「姊首何人？」錦曰：「專首二姐。」奇曰：「有何可據？」錦曰：「詩句尚存。」瓊曰：「我與汝姊妹連和，從今作清白世界。」錦笑曰：「江漢以濯之，不可清也；秋陽以暴之，不可白也。」奇曰：「我當入侍慈母，不理許多閒非。」錦曰：「不過三五更，復想敘佳期矣。」奇不覺發笑。錦娘啟扉而入，曰：「我欲為白哥制雙履，願二妹共樂成。」瓊曰：「謹依來命。」奇曰：「吾弗能也。」錦曰：「吾妹尚未知趣，他日偏爾向前。」共笑而罷。於是錦娘制履，二妹協功，日暮倦勤，共成聯句，推瓊首倡，為五言排律云：

四月未明候（李），陽和乍雨天。榴花紅噴火（趙），荷葉綠鋪錢。公子游瓊苑（陳），奇英奉碧泉；柳暗迷歸路（李），花香透坐筵。雲鍾敲清韻（趙），錦瑟奏初弦；意馬牢牢繫（陳），心猿蕩蕩牽。多情慵針線（李），得趣賦詩編；蛺蝶台前舞（趙），鴛鴦水上連。願為連理樹（陳），合作並頭蓮；信誓深銀海（李），風流滿玉川。文君如可作（趙），司馬亦稱賢；為制綠雙履，高步紫煙（陳）。

錦笑曰：「二姐口硬似鐵，心軟如綿。」奇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錦曰：「看詩便知。」奇笑曰：「君子戲言，不可戲筆。」瓊笑曰：「可是，可是。」是夜，生以朋友邀飲，不至。三姬無限惶惶，坐至四更方登牀，比至雞鳴，起梳洗矣。

生醉醒，不勝痛恨。清晨，即詣瓊房，冀圖一會，告以衷情。不意三姬各去候母。生疑事機漏泄，又懼心志變遷，題詩示瓊曰：酩酊不知夜，醒來恨殺人；洞門空久坐，不見百花春。

生坐久，不見三姬，又欲候文宗揭曉，悵悵而去。

瓊歸，見詩，笑曰：「白郎夜來被酒，今朝無限惶惶。」奇笑曰：「他醉由他醉，我醒還自醒。」錦笑曰：「昨宵既已醉酒，今夜必定迷花。」少頃，家僮來報。「文宗發案。」趙母令人去探消息。三姬相對深思，側耳欲聞真信。久之，奇笑曰：「白哥既有探花手段，必有折桂才能。此行決應高選，不須姊姊猜疑。」瓊笑曰：「汝是座上觀音，說話自然靈聖。」錦笑曰：「他只一夜夫妻，識破十年學問矣。」奇帶羞含笑，時午膳猶未畢，家僮入報趙母曰：「白家大叔考居優等矣。」趙母甚喜，來報三姬。錦、瓊俱目奇，奇亦帶冷笑。

趙母既退，錦、瓊戲掖奇上坐，曰：「阿妹真觀音也，每事拜而問焉。」歡笑而罷。是日黃昏時候，白生歸，入見趙母，因請見李老夫人及陳夫人。夫人曰：「好個清俊秀才，他日必成偉器。」生以所賞銀花獻之趙母。趙母分賜三姬，各妝為土寶花勝。奇姐一枝，尤加巧麗。瓊姐戲以詞曰（名《憶王孫》）：

娥神已屬王孫，坐對花神久斷魂，燕語鶯聲不忍聞。想越黃昏，花勝鮮妍獨倚門。

四美連牀夜雨

是夕，入三姬之室，談笑盡歡，不覺譙樓起鼓。錦對瓊曰：「二姐尚未知趣，今夜當使盡情。」乃一與白郎解衣，一與奇姐解裙，勒之共臥。奇姐固辭。錦曰：「自此以始，先小後大，以此為序，勿相推辭。」生然之。但見輕憐痛惜，細語護持。女須有深情，但未堪任重，花心半動，桃口含芳，生略動移，即難忍耐。生曰：「但喚我作檀郎，吾自當釋手。」奇固推遜，生進益深。奇不得已，曰：「才郎且放手。」生被奇痛惜數言，不覺真情盡矣。相抱睡熟，漏下三鼓。

錦來，呼曰：「瓊姐相候多時，如何甘心熟睡？」生與錦去，即登瓊榻。瓊曰：「願君安息片時，相與談話為樂。」因詢奇佳興，生細道真情。瓊聞言心動，生雅興彌堅，於是復為蜂蝶交。及罷，瓊謂生曰：「君為妾困倦如斯，妾不忍君即去，但錦姐虛席已久，君其將奈之何？」時錦立在牀前，摟抱同去，相對極歡。

錦風月之態甚嬌，生雲雨之情亦動，在生已知錦之興濃，在錦唯懼生之情泄。謂生曰：「君風力甚佳，妾意欲已足，但欲姊妹為同牀之會，不知君意何如？」生曰：「此是人間之極歡，但恐二妹不允從耳。」錦曰：「吾給之使來，然後以情語之耳。」

於是，錦給瓊曰：「白郎適來發熱，如何是了？」瓊方醒覺，聞言戰懼，即起問安，被生摟定，乃告以錦意。瓊只得曲從。錦復給奇曰：「白哥滿身發熱，瓊姊在彼問安，汝何昏睡，不痛念乎？」奇曰：「今奈之何？」錦曰：「去問安便是。」奇遽起索衣，不得其處。錦曰：「快去，快去！夜暮無妨。」適至牀前，被生摟抱，只得曲從。生刻意求歡，三姬推讓不決。生銳意向錦，錦辭曰：「欲不可縱，樂不可極，向愛二妹妙句，兄當與之聯詩，使妾得以與聞，亦生平之至願也。」生曰：「妙甚。」即牀上口吟，生為首倡。曰：

君不見瑤台高映碧天東（白），珠璣璀璨玉玲瓏（趙）。又不見襄王朝來飛白馬（李），日暮又復跨青騎（陳）。乍雲乍雨迷花月（白），羅襟飄搖揚輕風（趙）。沉香亭北花盈砌（李），牡丹芍藥海棠紅（陳）。觀花不飲心如醉（白），醉倒花前月朦朧（趙）。一片芳心作蝴蝶（李），飛來飛去入花叢（陳）。美人蔥素紫羅綺（白），語笑花間喜氣蔥（趙）。貽我佩環傳心悵（李），復將心事托絲桐（陳）。柔情已為奇音動（白），忙忙飛舞採花蜂（趙）。與君竊藥先奔月（李），森然火會廣寒宮（陳）。廣寒月色皎（白），報我三青為（趙）。玉華露液濃（李），相思夢來繞（陳）。錦花瓊 飾綺羅（白），趙姬慷慨揚清歌（趙）。投桃報李心深念（李），雷陳契合樂如何（陳）。今夕何夕此良晤（白），嬌來錦袖舞婆娑（趙）。球琳瓊玖敵詩句（李），奇詞清韻長吟哦（陳）。長吟哦，得句多（白），九天牛與女，此日共銀河（趙）。魚比目，戲新荷（李），山盟長翠長巍峨（陳）。吁嗟五色雲霞靄（白），豔妍好結同心帶（錦）。同心長繫碧天雲（李），勿使碧雲遊天外（陳）。雲油油，不自由（白），神魂飛蕩與雲流（趙）。中天明月長為伴（李），願伴千秋與萬秋（陳）。我本修然一鳳侶（白），今朝相伴三鸞儔（趙）。願作在天雙比翼（李），鳳雛對舞含嬌羞（陳）。奇瑛勿為年華少，五百天緣猶未了（白）。夭桃今已吐春情，片片輕紅入芳沼（趙）。柳腰嬌弱不禁風，風怒狂搖猶悄悄（李）。桃李不似錦瓊英，抱露春融情窈窕（陳）。愛花都作連枝香，和雨和雲到天曉。從今不作舊夢思，同心齊唱佼人僚（白）。

次夕，遂為同牀之會，推錦為先。錦嬌縮含羞。生曰：「姊妹既同歡同悅，必須盡情盡意。」瓊曰：「四姊何無花月興？」奇曰：「四姊何不逞風流？」於是生與錦共歡，錦亦無所顧忌。次及瓊姐，含羞無言。錦曰：「吾妹真花月，何乃獨無言？」奇曰：「彼得意自忘言也。」瓊曰：「如妹痛切，不得不言耳。」以次及奇，再三推阻，錦瓊共按玉肌，生大展佳興，輕快溫存，護持痛惜。瓊曰：「夫哥用精細工夫。」生曰：「吾亦因材而篤。」自是而情已溢矣。至五更睡覺，斜月照窗，生疑為天曙，喚諸姬俱起，則明月在天。錦笑曰：「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」瓊笑曰：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。」奇笑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！」瓊因請曰：「君之歌賦，已得聞矣，妙曲芳詞，未之聞也。願請教。」生曰：「請命題。」瓊曰：「試調《蝶戀花》何如？」生曰：「請刻韻。」瓊因誦東坡「花褪殘紅青杏小」之章，因曰：「君即此為韻，試看可與東坡頡頏否。」生吟曰：誰家寶鏡一輪小，拋向雲間，光遍羅幃繞；夜淺夜深今多少，玉露玲瓏灑芳草。院宇深沉誰知道，驚夢殘更，卻被佳人笑；恨斷楚天情悄悄，花暗蝶朦添煩惱。

瓊曰：「甚妙！吾姊妹聯句以和之，何如？」錦辭謝曰：「非所長也。」奇曰：「縱使不工，亦紀佳會。何妨，何妨。」於是瓊為首倡：

綠窗人靜月明小（瓊），銀漢波澄，半向藍橋繞（奇）。楚峽

春非少（錦），淡淡巫雲擒瑤草（瓊）。不謂 娥來知道（奇），驚起東君，自驚還自笑（錦）。聞睡鴨啼，聲消，幾番惹得多煩惱。（瓊）。

生歎曰：「真三妙也。此生何幸，有此奇逢乎！」因復就枕，談話衷情，不能盡述也。

自是，屢為同牀之會，極樂無虞。不意笑語聲喧，屬垣耳近。有鄰姬者，隸卒之婦也，疑生為內屬，安有女音，遂鑽穴窺之，俱得其情狀矣。有夕，唯瓊、奇在列，錦以小恙不與。次早，生過其門，鄰婦呼曰：「白大叔昨宵可謂極樂矣。」生詰其由，句句皆真。生不得已，奉金簪一根，求以緘口。婦笑曰：「何用惠也，但著片心耳。」生因歸告錦娘，且曰：「姑勿與二妹知之，恐其羞赧難容也。」錦曰：「此婦不時來此，況有灑灑風情，兼有『只著片心』之言，不為無意於君。君若愛身，不與一遇，機必露矣，君其圖之。」生不得已，至晚，逕詣鄰婦之家，與作通宵之會。果爾得其真情，與生重誓緘口矣。

是夕，瓊、奇嘆生不至，候至三更；錦不以告，但口占四句示之曰：

「誰知復誰知，花妖窗外窺。花陰月影動，猶自想花枝。」

瓊、奇驟驚：「異哉此言！幸詳告我。」錦曰：「昨宵事露矣。白郎去矣，尚望同牀會乎！」於是為道其詳，瓊、奇淚漣。自是同牀會散，生、姬深加斂跡矣。

慶節上壽會飲

越五月五日，生為趙母賀節。母亦置酒邀生，生辭。李老夫人、陳夫人各遣侍婢催之，生入謝曰：「承諸大母厚意，但恐冒突尊嚴。」老夫人曰：「彼此旅寓，何妨，何妨。」命三姬相見。瓊、奇不出，生飲數杯，逡巡告退。老夫人曰：「守禮之士也。」趙母曰：「此兒無苟言，無苟動，真讀書家法也。其親宦游，無人照管，況當佳節，令其岑寂，吾心甚不安耳。」於是復備一席，令小哥送至生寓共飲。生制一詞，名曰《浣溪沙》：「晴天明水漲蘭橋，畫欄簫鼓明江皋；翩翩彩袖擁東郊，倚闌干悶縈懷抱。武陵溪畔燕歸巢，誰憐月影上花梢。」

小哥默記其詞，歸為夫人誦之。老夫人精於詞章，瓊之文史，皆老夫人手教者也，極口稱善，以示三姬。三姬聞之悄然。老夫人曰：「汝等不足白郎詩乎？未免調其傷春太露耳。」三姬微笑。少頃，亦各散去。

是夕，生扣重壁小門，瓊、奇固蔽不開。生扣既久，錦娘啟扉。二姬見生，淚下如雨，固問不應，相對惶惶。生知錦泄前言，再三開諭，坐至三更，二姬乃曰：「兄當厚自愛身，吾等罪當萬死。即不能持之於始，復不能謹之於終，致使形跡宣揚，醜聲外著，良可痛也。」因相與泣下。生曰：「月前之誓，三以死生，況患難乎！卿不記申、嬌之事乎？萬一不遂所懷，則嬌為申死，申為嬌亡，夫復何恨！」生即剪髮為誓，曰：「若不與諸妹相從，願死不娶。」三姬亦斷髮為誓，曰：「若不得與白郎相從，願死不嫁。」生曰：「吾之不娶，佯狂入山，事即休矣；卿之不嫁，奈何？」瓊、奇曰：「吾二人幸未有所屬，當以此事明之吾母。哥或見憐，幸也；不爾，則自剄以謝君耳。寧以身見閻王，決不以身事二姓。」生謂錦曰：「於卿何如？」錦誓曰：「生死不相離，離則為鬼幽。於君何如？」生誓曰：「終始不相棄，棄則受雷轟。」於是四人相對盡歡，不復顧忌。

越十有三日，趙母誕辰也，生以厚儀上壽，且為三母開筵，復請三姬，同預燕席。李老夫人許之。時二姬亦上壽鞋、壽帕，且稱觴焉。生筵適至，二姬趨避。李老夫人曰：「相見無妨，趙姨之子，即汝表兄也。」一一蓋瓊、奇之母皆產於林，與趙母為叔伯姊妹，故老夫人有是言耳。一一二姬遂出相見，固遜不肯登筵。趙母曰：「幻女畏生客，我與之區處。」於是置生席於堂之小廂，命小哥侍焉。飲至半酣，生與小哥出席勸酒。老夫人曰：「酒不須勸，久聞高才，欲請一詞為壽，何如？」生辭謝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已見《浣溪沙》矣。」生曰：「惶愧！」遂請命題。老夫人曰：「莫如《千秋歲》。」生復請刻韻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幼時尚記辛幼安有『塞垣秋草，又報平安好』之句，即賡此韻，尤見奇才。」生不假想，即揮毫曰：

綠陰芳草，黃鸝聲聲好。瑤台上，華筵表。的的青鸞舞，王母霏顏笑。蟠桃也，千歲華渚不老。

有玉山摧倒，南極先來到。玄鶴算，良非小。優游乾坤裡，添籌還未了。備五福，彭讓壽考。」

李老夫人曰：「真好詞也。」喚瓊姐曰：「汝向時言能為之，今尚能制乎？」瓊姐遜謝。夫人曰：「聊試一詞，以求教耳。」瓊因制詞曰：

玉階瑤草，報道年年好。綺閣上，瓊台表。蟠桃生滿樹，採擷真堪笑。再結子，又是三千年不老。----金樽頻傾倒，王母乘鸞到。壽星高，乾坤小。人在華筵表，勸酬猶未了。齊嵩祝，萬年稱壽考。

呈上老夫人。夫人曰：「雷門布鼓，音響頓殊。」生曰：「奇才，奇才！雲所遠讓。」陳夫人目奇姐，曰：「汝鎮日與大姊談詩，我不知云何。今聊試汝，汝其勿辭。」奇出席拜老夫人與趙母，曰：「獻笑，獻笑。」復拜生，曰：「求教，求教。」老夫人曰：「不必論詩，禮度自過人矣。」奇制詞曰：

瑤池綠草，近來長更好。朱明日，暄人表。況此薰風候，登筵人喧笑。華筵開，共祝那人長不老。----好懷盡傾倒，壽星都來到。乘鸞客，才非少。倚馬雄才，萬言猶未了。吐芳詞，長祝慈闈多壽考。

李老夫人曰：「妙哉詞也！可謂女學士矣。」詞畢，各就位。錦娘曰：「請謝教。」於是既奉三母之觴，復過生席勸飲。時蘭香自外持茉莉花來，既獻三母、錦娘矣，一與瓊，瓊曰：「送與小哥。」一與奇，奇曰：「送與白官人。」蘭香遞與生，笑謂生曰：「此花心動也。」錦厭其言，瞋目視之。生亦不快，奇殊不知也。少頃罷筵。

是晚，生入三姬繡房，為綢繆之會。與奇會畢，因謂曰：「爾殊不檢點，詞中稱揚太過。」奇曰：「偶筆氣所至耳。」又備述蘭香之言，奇遂大恚。

次晨，言之於母。母怒答蘭香，香曰：「此言誠有，但戲與白郎言之，姐姐安得聞？必是白郎密以告姐，願夫人察之。」夫人生疑，喚奇姐，謂曰：「止謗莫如自修。」奇且復大恚。夫人與詰其得聞之由，奇姐語塞。錦適至，曰：「此言錦實得聞，故以告妹。」蘭香自是言亦塞，陳夫人自此亦生疑矣。

涼亭水閣風流

數日後，陳夫人語趙母曰：「天氣炎蒸，人咸染病。百花園涼亭水閣，可居三女於中，錮其出入，何如？」趙母然之。遂自瓊、奇房後開門，恣其園亭逸樂；以為外之房門謹嚴，而不知內之重壁為便。雖諸侍女頗有猜疑，亦竟不知生出入之路。

一日，陳夫人詰春英曰：「汝久侍深閨，寧知白郎事乎？」春英曰：「無之。內外並不相見，又無侍婢交通，即君何由得入！此

一也。春初白郎常至，妾猶有疑，今無事輒數十日一來，此二也。且自三月寇警後，西帶諸門俱嚴關鎖，雖侍婢不得往來，白郎能飛度耶？」夫人之疑消。

生、姬每日於納涼亭中歡謔，間亦多褻狎，獨瓊姐堅執不從。是月望日，生與錦、奇在臨水閣中作樂，瓊姐不至，錦作書，令奇姐招之。瓊復書曰：

劣表妹李瓊瓊斂衽啟覆四表姊妝次：

即晨夏景朱明，鶯花流麗，蓮白似六郎之一笑，榴紅擬飛燕之初妝。魚作態而戲金鉤，鳥沾嬌而穿細霧。納涼亭上，習習清風；臨水閣中，騰騰夾氣，誠佳景也。況有文君之色，太真之顏，憑欄笑語；潘安之貌，相如之才，撫景寫懷，豈不樂哉！然古人有言：『欲不可縱，縱欲成災；樂不可極，樂極至哀』。且蝶慢豈端莊之度，淫褻真醜陋之形。讀《相鼠》之賦，能不大為寒心哉！姊，女中英也；郎，士中杰也，願相與念之。

奇姐持書來，曰：「鶯鶯不肯至，紅娘做不成，此書中好一片雲情雨意，要汝等跪聽宣讀。」生長揖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曰：「要大姊深深展拜。」錦拜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曰：「要大姊深深展拜。」錦拜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出諸袖中。生、錦展讀，笑曰：「這雲情雨意，豈不害了相思。不會作紅娘，反會來賣乖。」錦曰：「好好拜一拜還我。」生曰：「我要她替鶯鶯。」摟謔多時，大笑而罷。越十有七日，生聞其叔自荊州回，候接於都門之外。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，同在納涼亭上女工。飯後，趙母具茶果，遣侍女春英等俱往省之，且密祝以瞰二姬所為。奇姐聞蘭香呼門聲甚急，笑曰：「此婢又來探消息矣。今日若無狀，決加之重刑。」二姬笑曰：「汝今日不懼他矣。」及啟扉，諸婢皆在，雲趙母送茶，三姬談笑啜茗。蘭香步花陰，過柳逕，穿曲堤，無處不至。奇姐索皮鞭以待，曰：「以鞭馬之鞭，鞭此婢也。」蘭香行至芳沼之旁，扣掌笑曰：「好笑，好笑！有一蒂開兩朵蓮花。」奇姐令桂香喚之，至則令跪於地。奇姐曰：「汝自少事我，我有何虧汝？汝乃以無形之事，生不情之謗，汝欲離間吾母子耶？汝到亭中，眾皆侍立，汝乃馳逐東西，欲尋我顯跡耶？汝今尋著否？汝好好受責！」蘭香叩首，曰：「姐姐是天上嫦娥，蘭香是娥身邊一兔。兔恐娥薄蝕，無所依傍，乃愛護姐姐獨至，故有前日之言。至如今日，因久不至亭中，偷閒遍閱佳景，豈是有意伺察？如有此心，罪當萬死。且姐姐女流豪傑，白郎文士英豪，豈是相配不過？但恐輕易失身，白姐姐如牆花，姐姐望白郎在雲外，那時悔不及耳。蘭香與姐姐俱，亦與姐姐共患難，安得不過計而曲防？」奇曰：「無端造謗，何如？」蘭香曰：「固知罪矣。然亦姐姐不自檢制耳。詩詞屬意，可疑流目送情，可疑二也；分花相贈，可疑三也。眾人皆有此疑，不告？若李瓊姐之端莊，趙四娘之嚴謹，安有此謗？」奇姐大之流血。時瓊、錦游芳沼之濱回，告奇姐曰：「沼中蓮花果開並佳祥也。姑恕蘭香，同去一看。」奇遂釋之。

稗歸，俱以並蒂蓮告於趙母。母喜，邀李老夫人諧夫人同賞。酒既具，老夫人持杯祝曰：「老身一子，久官他方，致令女孫及笄，此老身之深慮也。今天賜佳祥，願覓快婿。」又為陳大人祝曰：「奇姐早定良緣。」又為趙母祝曰：「願白生早得佳婦。」時方登席，趙曰：「有此佳祥，可召白生來看。老夫人與陳夫人有不欲意，以趙愛，勉強從之，令秋英、小珠往召。歸報曰：「白大叔有客在，不知發怒。」趙母曰：「春英頗曉事，可往探之。」復歸，報曰：「白大叔原邊白小姐，今曾老爺遠宦邊疆，白老爺不欲大叔遠去成親，曾老欲小姐往歸還親，各有悔意。今年三月內，白老爺運糧入京，與爺相遇，二人言訖，有書退悔。今白老爺遣大叔回家，為大叔再聯姻，因此發怒。」趙母曰：「大叔知我請他否？」春英曰：「他陪叔爺吃飯，即來。」

少頃，生至，且細白之三母。李老夫人笑曰：「有如此才郎，何慮無妻。」趙母笑曰：「兄勿慮，我與汝為媒。芳沼中有蓮並蒂，此是祥瑞，第往觀之。」生因與小哥同往，果見並蒂。生喜特甚。因慷慨飲酒，賦詩曰：

中夏正炎蒸，百花何明媚。
可笑老天公，凌波浮天瑞。
並蒂蓮花開，香風暗度來；
瑤池游王母，綺閣泛金。
向人嬌欲語，酷似西施女；
相對吳王宮，乘風相嬌倨。
日分雙影流，風動兩枝浮；
羞向孤鸞鏡，應知學並頭。
莫作等閒賞，交枝芳沼上，
瑞靄為誰開，霞標著天榜。
香韻遠並清，雙鶯柳外鳴；
應與兩岐麥，同薦上玉京。

呈之李老夫人。夫人歎曰：「流麗清新，海內才華也。」趙夫人笑曰：「可當聘禮否？」老夫人笑目錦娘，曰：「汝三姊妹聯句之和何如？」二是推讓，錦笑曰：「但作不妨。白兄事同一家，萬勿為異。」二姬然之。點首曰：

逢此仲夏景，花香柳自媚（瓊）；兩沼已含流，雙蓮何並難（奇）。風吹昨夜開，渾疑天上來（錦）；為汝登池閣，因茲泛櫻（瓊）。潘妃渾不語，攜手湘江女（奇）；吳壁喜相逢，二喬斜並裾（錦）。明沙水面流，盈盈合蒂浮（瓊）；翡翠雙飛翼，鴛鴦棲並頭（奇）。王母瑤池賞，雲車停水上（錦）；瑞宇已流春，天門初放揚（瓊）。應識芙蓉清，哪占丹鳳鳴（奇）；太常如可紀，圖此上神京（錦）。

老夫人見之，笑曰：「皆女瑛也。」轉呈與生，生驚歎曰：「諸妹才華，近世莫比。」生飲三酌，辭歸。母亦自是罷筵。

是夕，趙母謂李老夫人曰：「鄙意欲以白郎配瓊姐，何如？陳夫人亦極口贊成之。老夫人曰：「吾意恐有事未真，議未定，且未識此生意向何如。」趙母曰：「然。姑勿言，待其媒議之時，方可與言及此。」李老夫人曰：「此事成，亦天也；不成，亦天也。」春英聞此語，以告錦娘。錦娘密以告生，且曰：「兄可多遣媒博採，令老夫人聞知，彼乃無疑，自當見許。」生深然之。陳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，但以相距六歲，心內遲疑。蘭香乘間曰：「婢昨送茶，被姐鞭撻，雖至血流，亦無怨心。但蘭香細看姐姐，卻似有心白郎，莫若早以配之，則一雙兩好，天然無比。」夫人曰：「豈有是事？汝勿多言！」

玉碗卜締姻緣

生數日以叔在，不敢輕入瓊室。叔亦遣媒人求親。

是夕，生入錦房，與三姬商議，因曰：「瓊妹奇妹皆吾所欲，但勢難兼得，為之奈何！」錦曰：「吾觀二妹所議，畢竟皆歸於君，但不知誰先進耳。以鄙見論之，此事畢竟皆天也，非人所能為也。」瓊讓之奇，奇讓之瓊，各出誓言，懇懇切切。錦曰：「勿推讓，吾為汝分之。今宵焚香，疏告於天。各書其名，盛以玉碗，先得者今日議婚，後得者異日設策，非一舉而有雙鳳之名乎？」生每日為此縈懷，聞錦言而深是之。遂具告天之疏，一掣得瓊姐之名。奇笑曰：「使吾姊為良臣。吾為忠臣，不亦美乎！」於是四人計定。

翌日，生言於叔，遣鄰婦為媒，言於趙母。趙母以告老李夫人。夫人許之，擇日報聘。趙母為具白金四十兩，金花表裡各二對，皆趙母所出也。鄰婦執伐持書於李老夫人，其詞曰：

辰下雙沼花開，九天瑞應。某竊計之：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？仙闕流芳矣；令子老先生其千葉之綠荷乎？海內流陰矣；令孫女其霞標之菡萏乎？繡閣新香矣。茲者雙花合蒂，瑞出一池，豈猶子景雲果有三生之夢，乃應此合璧之奇耶？家兄遠宦，命某主盟。趙母執柯，兼隆金幣。絲蘿永結，貺實倍於百朋，瓜葛初浮，瑞長流於萬葉。

李夫人捧讀，不勝欣慰，遂援筆復柬曰：

即辰玉池獻瑞，開並蒂之蓮花，老身舉灑祝天，願女孫得快婿。豈是瑞不遠於三時，慶遂成於一日！寅惟執事，名門豪傑；令兄天表鳳凰，而令姪又非池中物也。何幸如之！然蓮有三善焉：出於泥而不濁，其君子之清修乎！擢雲錦與雲標，其君子之德容乎！香雖遠而益清，其君子之徽譽乎！願令姪則而像之，老身有餘榮矣。睹蠟炬之生花，知百年之占鳳；聞鶉媒之報吉，兆萬葉之長春。

生得書，喜甚。鄰婦乘間戲生曰：「小姐見書，喜動顏色，官人穩睡，不怕潛窺矣。」

生累日延客置酒，瓊密經畫，整整有條。老夫人稍寬其私，但付之不聞。奇姐雖自斂戢，與生情好益篤，陰自刺其雙臂：左有「生為白郎妻」之句，右有「死為白家鬼」之句。生是夕見之，痛惜不已，雙淚交流，苦無聊賴，自投於牀。瓊因勸奇與之共寢，生終夜傾淚如雨。自是，與奇為益密矣。

暇間談論，奇謂瓊曰：「吾未知逮事白兄與否，然感此繾綣之情，雖糜骨何恨！」瓊曰：「除是我死，姊妹便休。若得事白郎，必不致妹失所。」錦隔壁呼曰：「可令我失所乎？」瓊笑曰：「三人同功一體，安有彼此之殊。」錦復笑曰：「吾妹念我否？」瓊曰：「成我之恩，與生我者並，豈不念功！」三人復大笑。自此，生、奇加意綢繆，又將越月。錦、瓊亦體生意，恣其慇懃。時諸婢無不聞知，但皆不敢啟口，惟蘭香自恃美貌，每在生前沽嬌，生屢訶之，因此懷恚，欲泄其機。至是為奇姐所惡，亦不敢言。錦、瓊善自斂藏，內外不甚覺露。

自是南陸轉西，九秋勝會，桂有華而擎宮月，娥親下廣寒；槐奏黃而舞天風，英俊忙馳夾道。生整治行裝，入秋闈應試，與姬相別，無限傷情。三姬共制秋衣一襲，履襪一雙；綠玉之佩，黃金之簪，諸所應用，無不備具。瓊姐制詩曰：

良人將離別，淚灑眼中血；
杜宇慘悲鳴，秋蟬淒哽咽。
此情只自知，向汝渾難說；
願步入蟾宮，桂花手中掇。

奇姐制詩曰：

欲別猶未別，淚珠先流血；
訴短及道長，既哽又復咽。
不向夫君言，更對誰人說；
唯願折桂枝，高高雙手掇。

錦亦制詩曰：

人別心未別，漫將苦流血；
我因夫君淒，郎為妾身咽。
行矣且勿行，說了又還說；
折桂須早歸，牆花莫去掇。

老夫人、趙母、陳夫人各厚贈，諸親友皆贈之。

白往至省，溫習經書，屆期入試。然慕念三姬，未嘗少置。而姬亦於晨夕之下，對景無不傷情，乃至多寐之思，亦多敘憂離之思。生以三試既畢，遣僕抵家問安，既奉諸母珍奇，亦饋三姬花勝，致書懇切，不能盡述也。錦、瓊見喜慰，奇姐轉加慘淒，報書曰：

妾陳奇姐斂衽復書於夫君白潢源解元文几：夏光已雲邁矣，秋宇何淒涼也。每中夜涼風四起，孤雁悲鳴，則伏枕淚零，幾至斷絕。聽砧杵之音，如焉如搗；聆簷鐸之響，如有隱憂。此時此情，何可殫述。緬想灑樂之人，寧識憂愁之狀否耶？自昔烏山邂逅，繼以月下深盟。妾謂事無始終，將送微命；君謂此頭可斷，鄙志不渝。懇懇殷殷，將意君即妾也，妾即君也。水宿與俱，雲飛與俱，偶隔一日，則想切三秋。今言別三十日矣，其殆九十秋歟！情胡不切，淚胡不零？天乎！吾何不為涼風，時時與君相傍；天乎！吾何不為飛鳥，日日向君悲鳴耶！妾與君誓矣，與君言矣，諒君亦見信矣，第恐時時乖違，機事傍午。將欲明之於母，又恐母不見憐；將欲訴之於人，又恐旁人嗤笑。訊天，天不聞也；問花，花無語也。其所以自圖惟自樹立者，惟有身死可以塞責。然死如有知，乘風委露與君相周旋，目乃瞑矣；死如無知，與草木同朽腐焉，則又不如久在人世，萬一可以見君之為愈也。然此身實君之身，身不在君，則有死無二。如或惜死貪生，輕身喪節，則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累也。君其為我圖之，存沒之誠，此言盡矣。臨書流淚，不能復陳。承惠玉粉胭脂、翠羽花勝，雖為睹物思人之助，實增誰適為容之悲。附以海物，願君加餐，兼以涼鞋，願利攸往。餘惟棘闥魁選，海宇揚名，是妾等三人之至願也。

生僕至，授生書。生方與諸友燕集，展視未完，不能自禁，涕淚鳴咽。友見其書，無不嗟歎，因曰：「有此懇切，無愧漢源之妻。」

傷情也。」力叩所由，生不以告。自是功名之心頓釋，故人之念益殷矣。

月終揭曉，生雖名落孫山之外，全不介懷。遂策馬為抵家之行，與姬復會。然生之別時，祝奇姐曰：「吾若得意而歸，明與尊堂關說，懇求姻眷，必遂所懷。」以此牽情，心恒悵快。然三姬見生之歸，如膠附漆。諸母因生之至，便喜動顏容。是夕，過重壁小門，仍為同牀之會。

生中夜長歎。錦撫之曰：「功名有分，何必介懷。」瓊曰：「郎非為此縈懷，只為吾妹切念。」生曰：「子真知我心者，為之奈何？」瓊曰：「吾與大姊有妙計矣。」生曰：「願聞。」瓊曰：「君將來必有荊州之行，且先具婚書一紙，表裡一端，白金四錠，付與吾妹。俟君行後，陳姨必將議婚，吾二人決以實告，並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，然後上金幣、婚書，則陳姨勢不得已，事端可諧矣。」奇笑曰：「計則奇矣，但顏之厚矣。」錦笑曰：「如此可成，面皮可剝也。」生曰：「向實為奇姐縈懷，今聞計心釋然矣。」自是，留戀月餘，歡好尤篤。

生父命僕來探秋闈之信，且命早至荊州。生不得已，起行。陳夫人謂生曰：「此行未知得再見否？」因相對嗚咽，兩不能勝。生揮淚曰：「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語，雲願姨娘天長地久，既有骨肉之恩，必頂丘山之戴。」陳夫人復流涕曰：「我身寡子單，仗提攜。」生曰：「敢不從命。」夫人流涕而入。

三姬相送悽慘，詩詞悲怨。諸母臨別慇懃，致贈甚厚。及其策馬在途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，飛舟迅速，臨流切風月之懷。發諸聲歌之詞，皆戀故人之語，則生之思姬何如，姬之思生亦如是矣。

錦娘割股救親

時維臘月，寒氣逼人，趙母體羸，忽膺重病。三姬無措，請禱於天，各願減壽，以益母年，未見效也。錦夜半開門，當天割股。瓊、奇見其久而不返，密往視之，乃知其由。嗣是和羹以進，母病遂愈。甲人聞知，上其事於郡縣，郡縣旌曰：「孝女之門。」有詩曰：

烏山遙對華山西，花外風清烏自啼；
已見文華推多士，哪知節孝屬深閨。
剖心從古忠名舊，割股於今徽譽奇；
旌別聖恩行處有，誰踵芳躅映文奎？

趙母置酒，諸眷畢賀。有楊把總者，聞錦娘之美，亦備禮稱慶，以白金二十兩為趙母壽，欲求見錦娘。錦既卻其金，又不之見。楊欲以勢挾之，先令鄰人揚言，且啖以兼金厚利。錦娘曰：「汝為我語刁軍，我頭可斷，我身不可見也。」楊懼而止。是時三姬皆以志節更相矜奮，自生別後，不施脂粉，不出閨門，雖瑞月千門佳麗，三姬處之淡如，元宵樂地繁華，三姬不出遊玩。其操守如此。

生自抵荊州與，既見父母，益念三姬，乃請於父曰：「李老夫人，外大母也，慇懃主婚，盍遣人致謝焉。並候動履，且訂婚期。」父許之。生備金幣，遣僕歸訪三母，且致書三姬。其書曰：

同心人白景雲奉書於三美人妝次：

雲此生何幸哉！昔時尊貴王公得一女焉，猶可以流聲千古，況雲兼有其三哉！皆天曹神女，仙籍美姬，色殊絕矣。文綢春花，詞映秋水，才超卓矣。堅貞如金玉，灑落類風霞，氣概英達矣。而雲方幸綢繆之際，又聞交儼之言，其所以相親、相期、相憐、相念，又曰：「因焉。則神遊於美人之天，雲此生何幸哉！追想曩時倚玉於芳欄，偷香於水閣，罄人間未有之歡，極人生不窮之趣，美矣，至矣。然此猶為竊藥之會，今皆締為月中之人，則月下深盟，其真無負。五百天緣，悠悠未了也。欣切，欣切。萬里片心，但欲三妹勤事諸母。奇妹姻信未聞，日夕懸注，想志確情篤，則天下事固可兩言而決也。急聞，急聞。身在荊州，神在桑梓，計此情必見諒矣。無多談俗，儀在別啟中招人。

諸母得書喜甚，款僕於外堂。時有朱姓者，貴宦方伯之家，與奇同鄉，有子年方弱冠。聞奇之美，命媒求姻。陳夫人初未之許，後偶見朱氏子，貌美而慧，遂許焉。擇日欲報聘，奇姐忽稱疾，絕粒者三日。夫人惶懼，泣問所由。瓊以實情告之。夫人曰：「焉有是事？門禁森嚴，白郎能飛度耶？」瓊曰：「姨若不信此言，請看奇妹兩臂。」陳夫人見之，駭曰：「白郎在時何不與我言之？今縱不嫁朱氏，後置此女何地？」瓊曰：「妹與白郎慇懃盟誓，生死相隨，決不相背。」夫人曰：「癡心男子，誓何足信！」瓊遂啟其箱，出白金四十兩、表裡各二對、婚書一紙，曰：「此皆白郎奉以為信者也。」夫人曰：「是固然矣，然天長地久，汝姊妹何以相與？」瓊跪而指天曰：「瓊如有二心，隨即天誅地滅。願我姨娘早賜曲從。」夫人曰：「我將不從，何如？」瓊曰：「妹已與瓊訣矣。若姨不從，則妹命盡在今夕。」夫人墮淚，徐曰：「癡兒，汝罪當死！虧我守此多年，亦無可奈何，只得包羞忍恥耳！此事錦娘知否？」瓊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夫人因撫奇身曰：「汝私與白，得非慕白郎才郎乎？朱氏之子，俊雅聰穎，將為一世偉人，以我觀之，殆過於白郎矣。」奇不對，瓊曰：「妹身失於白郎，既有罪矣，更委身於二姓，是蕩子也，何足羨哉。」夫人首肯曰：「固是矣，從今吾不強矣。」但禮幣未受，瓊猶有疑，因告於二母。二母親奉禮幣，勸陳夫人受之，夫人尚有赧容。夫人曰：「天下之事，有經有權，善用權者，可以濟經，不爾，便多事矣。」陳夫人因呼蘭香置酒，以謝二母，且曰：「早信此奴，無今日之禍矣。」三母即席，錦娘奉杯。而奇不出，乃獨坐小榻。

奇姻事既定，陳夫人復書於生。錦、奇亦以書達生。遂遣僕歸荊州矣。

奇姐臨難死節

是時陳夫人以兵變稍息，歸於本鄉，不幸遭疾洽旬。奇往省之。未數日，寇警復作，遂遣奇入城。嗣是盜益熾，夫人病益篤，欲昇之入城，則亟不可動。奇聞變號泣，步行往省。瓊姐執奇手曰：「寇賊充斥，妹未可行。」奇曰：「我寧死於賊手，豈忍不見母瞑。」因絕裾而行。及抵家，寇稍寧息。奇姐虞母不諱，先為置辦棺衾。比至二更，聞官兵大至，眾喜，以為無虞。至五更，乃知即是賊兵。雞鳴，遂圍渾江，剽掠男婦數百。三賊突入陳夫人之房，見夫人病臥，欲逼之以行，夫人不起，抽刃欲兵之。時奇逃在密處，遽呼曰：「勿動手，我代之。」遂出見賊。賊見其天姿國色，歡喜特甚，遂掠以行，並攜蘭香及家僮數人而去。時陳夫人在牀

猶未瞑目也。

賊聞官兵欲至，飯後退屯新升橋，至河沿宦署，將所攜男女盡禁其中。奇姐謂蘭香及家僮曰：「我為母病來，豈知為母死！我若不死，必被賊污，異日何以見白郎乎！」乃咬指血書於壁曰：

母病不可起，夫君猶未歸；
妾身遭此變，兵刃詎能違！
甘為綱常死，誰雲名節虧；
乘風化黃鶴，直向楚江飛。

題畢，謂蘭香、家僮曰：「吾母子相從於地下矣，汝輩得歸，可與小姐善事白郎。」復謂蘭曰：「吾當急死，稍遲，欲死不可矣。」乃語間，即取裾中所藏剃刀，以袖蔽面，自刎其頸，遂僵仆，血流滿地。蘭香抱之而哭。賊來，怒殺蘭香。因詢其由，鄉鄰備道。賊曰：「我誤矣，此節孝女也，勿污其屍。」於是舁而置之置後月台之上，以紅綾被覆之，相與環泣。其節孝之感人如此。

是夕，有人來報，錦、瓊舉家號慟不已。瓊姐願以百金入賊營贖其屍，眾懼不敢往。次日早，報：「官兵殺退賊矣。」又報：「陳夫人即世。」瓊姐帶秋英、新妹、小妹往收其屍；錦娘帶春英殯斂陳夫人。時瓊號泣登台，未至五步，尚聞奇姐長歎一聲，駭曰：「吾妹尚無恙！」急往撫之，則見其氣已絕，顏色如生，尚帶笑顏。瓊曰：「吾妹甘心死乎！」因令人舁歸，與陳夫人同殮。遍尋蘭香之屍，則為賊棄之水中，無復存矣。瓊姐讀其血題之詩，號泣仆地，絕而復甦。

瓊姐抵陳夫人之家，與錦娘備辦棺衾，殮住完備，弔客盈門。二女親為執喪。越三日，各為文弔之。瓊詞曰：

嗚呼哀哉！吾妹死矣，吾不忍言也。吾與妹歲距三週，居違五里，七歲已同游，十祀曾同學。吾母與若母，兄弟也；吾父與若父，連襟也。汝年十四，吾年十六，即聞兵變。惟時汝父先逝，吾父宦游，吾祖母與若母虞吾二人居鄉莫便也，乃即趙姨之居居焉。坐則共榻，寢則同牀，食則同甘苦。殆於今三年矣。幸得錦姊朝夕綢繆，兼以諸母慇懃教導，吾二人亦欣欣然至忘形骸。

嗣是共遇白郎，以骨肉之親而重之以山河之誓；旋復同締姻雅，以絲蘿之舊而聯之以五百年之緣。將謂生則同室，死則同穴，金石莫移也。詎意笑語方懸天匙箸之間，慘淒即見於須臾之際。際愛母心切，不暇顧身；吾慶妹情真，臨行拽裾。豈知裾絕而吾妹去，妹去而禍變臨。賊刃若母，妹安得不出；吾妹既出，身安得不死！然遭賊之時，則寅也，妹不死於寅者，將為全母之計；過此則卯也，夫妹不死於卯者，必其提防之深；及入營，則辰也，方入營，而吾妹死矣。釋此不死，則妹寧有死時乎？

然聞妹將死之時，慷慨賦詩。吾細繹之，其首曰『母病不可起，夫君猶未歸』，孝節見於詞矣；次曰『妾身遭此變，兵刃詎能違』，慷慨以身殺矣；『甘為綱常死，誰雲名節虧』，捨生而取義矣；末曰『乘風化黃鶴，直向楚江飛』，戀戀不忘夫君矣。是詩也，賊人猶自哀憐，況人乎！人見之，猶自慘切見瓊乎！瓊見之亦無可奈何也，使吾郎君見之，其悲哀痛之又若何邪！吾恐白郎為汝傷生，則吾亦為汝殞命矣。嗚呼痛哉！吾今日所以不死者，誠懼傷君之生，益重妹不瞑之目。古人有死於十五年之前者，固已存孤；有死於十五年之後者，亦以全趙。瓊之心猶是也，妹氏諒我心乎？嗚呼已矣，吾目枯矣，吾言不再矣！

然尚有言焉：白郎若歸，倘能不為兒女姑息之愛而為丈夫萬世之謀，吾即汝平時玩好珍寶，市田若干永為祭奠之需；高大窀穸，永為同穴之計，則相離於今時者，當相合於永世。孰謂九泉之下，非吾聚樂之區邪！嗟夫痛哉！妹之容顏比秋月矣，文采若春花矣，性情類清風矣，氣節傲秋霜矣，孝誠動天地矣，餘何忍言哉，餘何能言矣！

嗚呼！長江淒淒，寒風烈烈；山嶽幽陰，天地昏黑。欲見汝容，除非夢中不可得。汝若至楚見白郎，道我肝腸片片裂！

奇娘亦有哀詞，其愁怨淒慘之狀，不下於瓊，但不能悉載也。二母亦會弔。奇有弟雙哥，甫七歲，趙母為之鞠育。喪事畢，二母、二姬俱泣，淒涼之態，何可盡述！

生在荊州，遙望老僕不至，想見三姬甚殷，父母遣生歸畢姻。瓊父母亦遣僕來會姻期。生遂與其叔束裝為歸計矣。

白生原配曾邊總之女字徽音者，賦性貞烈，才貌超群，精通經史，頗善歌詞，酷愛《烈女傳》一書，日玩不釋。聞其父與白氏悔親，將再續聘總兵之子，遂獨坐小樓，身衣白練，五日不食。父母見其亟也，詢問其故，因給之曰：「吾從汝志，豈不復然。」徽音乃漸起飲食。

吳之子，名大烈，亦將中豪傑，善用馬上飛劍，擲劍凌空，繞身承迅捷如神，邊庭敬之畏之。邊總欲使徽音見其才能，謀之媒人，於中庭開角會，令家人悉升樓聚觀。大烈坐於金鞍之上，衣文錦繡，容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擲劍倒凌，飛槍轉接。眾皆羨其才能，又羨其美貌。女徐問於侍婢曰：「此何小將軍也？」柳青答曰：「吳總兵之子也。」女即背坐不觀。

次日，父母又遣兄弟道意，女復賦《閨怨》以見志。其詞曰：

怨中閨之沉寥兮，羌獨處而蕭蕭。心侘傺而苦難兮，乃懷恨而無聊。悼餘生之不辰兮，與木落而同凋。天窈窈而四黑兮，雲幽幽而漫霄。雷轟轟而折裂，風蕩蕩而飄飄。豈予志之獨愚兮，乃撫景而怊怊。愛伊人之不擇兮，即芳菲為菰藻。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，乃薰桂而申椒。鳥南飛而若有所棲兮，聲嚶嚶而鳴喬。餘胡茲之不若兮，對朔風之漉漉，歎嬌音以哀號兮，悵烏山之相遼。問桑梓之何在兮，更寒修而迢遙。中庭望之有藹兮，湛溘死而自焦。餘非捨此取彼兮，虞綱常而日凋。誰能身事二姓兮，仰前哲之昭昭。餘既稱名於夫婦兮，敢廢轍而改輶。芳芳烈烈非吾願兮，望白雲於詰朝。縱云龍而莫予顧兮，甘對月而魂消。天乎！予之故也，何怨中閨之沉寥云。

閨賦既成，遂黏於樓壁，坐臥誦之，五日不食。父母驚訝，乃遣其弟二郎奉敕差往江南勾軍，並送徽音歸家完娶婚。臨行，戒之曰：「我前日退書既至，白郎再配無疑。若願並娶，允之無妨。若不相成，訟之官府。要之，事難遙度萬里之外，汝自裁之。」從行侍女二人：柳青、蓮香也；童卒二人：熊次、丁鸞也。

二郎馳驛還鄉，白馬雕鞍，強弓利箭，眾皆以為邊帥，無敢近者。生回家，至中途，偶與相遇，見彼人強馬壯，車騎森麗，遂踵其跡而行。比至郵亭，見一女下車，綽約似仙子，問力士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曾邊總老爺小姐，回家完親。」生疑，問叔曰：「徽音回家完親，不知更適何姓？請往省之。」因戒僕曰：「勿露我姓名。」生遂投刺更以姓田。二郎延入相見。生問曰：「鄉大人自何來？」二郎曰：「遼邊。」生又曰：「今何往？」二郎曰：「奉敕回家。」生又曰：「貴幹？」二郎曰：「勾查軍伍。」生曰：「亦帶寶眷耶？」二郎曰：「送舍妹還鄉成親。」生曰：「令妹夫何姓？」二郎曰：「庠生白景云。」生曰：「此兄娶李辰州之女，二月已成親矣。」二郎曰：「兄何以知之？」生曰：「家君與之同宦荊州，故備知其詳耳。」二郎曰：「既知其詳，愚不敢隱。」因述其終始。生笑曰：「以尊翁之貴、令妹之賢，何懼配無公侯，乃關情於白氏之子乎？」二郎又請其妹《閨賦》之草及夫人

適二姓之意。生嘖嘖歎賞，復請二郎再誦，生一一記之。二郎曰：「兄之聰穎，無出其右。」因留飲焉，相對盡歡。及二郎回拜，與叔相見，盡列珍饈暢飲。

自此同行，道上綢繆，不啻兄弟。二郎俱以實言，生終不以實告叔見徽音節操，勸生並娶。生曰：「姪非不欲，但既與奇姐深盟，此時必須兩娶，倘一娶得三，獲罪於士夫，見非於公議。雖父母，謂我何！且此女未必真心，二郎未必實語，雲將探其真情，抵家，再為區處。」

次日，令其叔給於二郎曰：「舍姪實未議親，令妹若肯俯就，甚所願也。」二郎曰：「但恐家妹不從耳。」二郎從容為妹言之，徽音喚柳青曰：「取水來洗耳，吾不聽污言也。」因以生求婚詩進。徽音見之，呼蓮香曰：「取水來洗目，吾不觀污詞也。吾兄再談此語，將送吾命江中。」自是二郎不敢言，生亦不敢謔。然生雖有敬慕徽音之意，而不敢為三人並娶之謀。日夜輾轉，無可奈何。

一日，將抵家，與二郎別曰：「吾實與兄言，白郎吾表親，事必與我謀。今白郎已娶瓊姐為妻，更有情人奇姐為次，令妹若去，置之何地？若令妹居長，彼必不甘；若令妹居下，堂堂小姐，豈後他人？以吾計之，唯有三人共結姊妹，可以長處和氣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生言既畢，因誓不欺。二郎乃與徽音共議，復於生曰：「家妹身為綱常，非貪逸欲。若見白郎，可免失身之患，若論長幼，則亦無意分爭。」生曰：「如此則善矣。」翌日，相別。

生自荊州至家，與老僕途中相遇，已喜奇姐事諧。至日，入見老夫人、趙母矣。錦姐出見，面慘流淚。生甚怪之，因問奇姐及陳夫人，老夫人給以在鄉。生見錦娘慘容，力問其故，趙母不得已，言之。生大號慟，昏絕仆地，扶入臥牀，昏睡不醒。老夫人祝錦娘曰：「此生遠歸，傷情特甚，汝為兄妹，便可往省。萬一失措，將奈之何！」是夕，錦率諸婢奉侍左右，生殊不與交言，終夜號泣飲水。

次早，往鄉祭奠，錦、瓊懼其傷生也，遣春英、新珠侍之。生見柩即仆地，移時方蘇。如是者四。生之叔見其甚也，代為祭奠，擁生肩輿以歸。

生二日不食矣，老夫人彷徨，親手進食。生不視，老夫人悲曰：「汝欲斃老身乎！既知有陳姨，亦知有我；既知有奇姐，亦知有瓊；且彼為子死孝，為女死節，夫復何恨？予豈不知天命，而為無益之忿耶！」趙母亦苦勸，生稍進食。因令人為奇招魂，立主以祀之。奇弟雙哥，托錦為之撫養。奇柩在鄉，倩人為之守護。以白金為奇女祭田，具簿書為奇綜家貲。其招魂詞曰：

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，魂何在乎？在大之兮。然魂為我死。豈忍舍我而之天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地下兮。然魂欲與我追隨，烏能甘心於地下兮。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名山兮。然山盟之情人兮，魂得無望之而墮淚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望滄海兮。然海誓之約未伸，魂得無睹之而流涕兮？哀哉魂也，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東南兮。然金蓮逕寸，安能遨遊於東南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花前兮。然言寂花容遂減，魂何意於觀花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月下兮。然月圓而人未圓，魂何心於玩月兮？

嗚乎哀哉兮，滄海涕下。無處旁求兮，茫茫苦夜。予心淒淒兮，莫知所迓。豈忍灰心兮，乘風超化。反而以思兮，既悲且訝。疇昔楚江兮，夢魂親炙。靜坐澄神兮，精爽相射。乃知魂之所居兮，在吾神明之舍。

嗚呼哀哉！魂之來兮，與汝徘徊。予之思兮，腸斷九回。生不得見兮，葬則同垓。有如不信兮，皎日鳴雷，興言及此兮，千古餘哀。天實為之兮，謂之何哉。死生定數兮，魂莫傷懷。死為節孝兮，名徹鈞台。愧予涼德兮，獨慙困頽。魂將佑我兮，酌此金。

碧梧雙鳳和鳴

自是，生為錦娘苦勸，漸理家政，稍治姻事矣。然自歸後，未嘗與瓊相見，托錦達情。瓊曰：「言別期久，欲見心切。然郎為妹傷情，我亦為妹切念，悲哀情篤，歡愛意溺，且伊邇婚期，願郎自玉。」錦復於生，生曰：「吾此時憂切，非為風情。但偶有一事，欲見相議耳。」錦問其由，生具以徽音之事告之，且出其所作《閨賦》。錦以事告瓊，瓊曰：「萬里遠來，若不並娶，彼將何之？吾固非妒婦也。」生托錦以事白之趙母及李老夫人，夫人曰：「瓊意何如？」錦曰：「願。」李老夫人曰：「待吾細思之。」錦曰：「彼邊庭遠至，若不得婚，必訟於官，似為不雅。」老夫人曰：「娶之不妨。」錦因對生言，生大歡喜。

翌日，二郎遣舊媒來言姻事。生正猶豫之際，忽見來僕自荊州回，以生自起行後，父聞總兵遣女回家就親，懼生為彼所訟，故遣僕致書，命並娶以息爭端。生與叔意遂快。復書，請二郎面議。

次日，二郎白馬雕鞍，皂蓋方旗，侍從錦袍，金鎧銀鏃，儀衛之盛，遂造白郎之門。生與叔衣冠迎接。坐定，二郎曰：「請家姊夫相見。」生笑曰：「不才路次輕誑公子，獲罪殊深，願公見諒。」二郎曰：「早知是吾姊夫，途中不加意痛飲耶？」因兩釋形骸，款洽言笑。生大設席，二郎痛飲。婚期之議已成，二郎遣人歸報徽音。生曰：「吾附去書，看還醒目否？」

洗耳尚未乾，忽聞佳信至。舟中探花郎，天上乘鸞使，何事重慘淒，應須多嬌媚。藍橋會有期，秋波頻轉視。

徽音見之，略無動容。蓋平時喜顏不形、德性堅定固然也。

二郎至晚回家，為道詳悉。亦治姻具生，涓於五月十一日畢姻。是日也，榴火飛紅，燦爛百花迎曉日；蓮金獻瑞，芬香十里逐和風。滿道上百二祥光，一簾中十分春色。車行馬驟，廣寒宮裡女互娥來；樂奏聲聞，閭闔殿前仙侶至。星郎游洛浦，濟濟蹌蹌；神女下瑤台，嬌嬌綽綽。更有丫環數輩，皆仙籍之名；僮僕幾人，悉天曹之力士。登筵佳客何殊朱履三千，入幕女賓直賽巫山十二。其物華之盛，儀衛之多，不能盡述也。

客有善為援史者，作《碧梧棲雙鳳圖》以獻。生愛之，與徽音、瓊姐聯詩云：

金井碧桐梧（生），高崗雙鳳呼。五色浮神采（音），百尺長蒼瑚。藻翻翔清漢（瓊），風翎入翠圖。銀牀萋奕葉，丹穴試雙顧。阿閣朝陽地，楚宮棲鳳都。齊聲調律呂，合味薦醍醐。比翼終天會，沖霄千仞途。瓊枝應向我，徽韻自知吾。綠蔭留萬載，瑞與九苞符。

徽音入門之後，侍錦娘、瓊姐無不週悉，奉趙母老夫人則盡恭敬。凡於生前有所咨稟，必托錦、瓊代言，其賢於人遠矣。自是，趙母與生為一家之好，錦娘與生盡始終之情。

生後擢巍科，登高第，官次翰苑為名士夫。徽音生二子，瓊姐生一子，皆擢進士，後瓊姐、奇姐、徽音與白生合葬於南洲之南，迄今佳木繁茂，多產芳蘭，子孫履墓，裡許聞香。世人皆以為和氣致祥云。

